

# 赫鲁晓夫

同时代人的回忆

[苏]尤·阿克秀金编



東方出版社

381  
023  
000

あ

# 赫鲁晓夫

## —— 同时代人的回忆

〔苏〕尤·阿克秀金编

李树柏等译

東方出版社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ЕВ

Материалы к биограф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9

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年版译出

**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

NELUXIAOFU—TONGSHIDAI REN DE HUIYI

编者/[苏]尤·阿克秀金

译者/李树柏等

封面设计/尹凤阁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东光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12,000

版次/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94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144-6/K·30 定价 6.20元

## 译 者 的 话

赫鲁晓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然而，在苏联，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名字，即使提到，也总是把他和“修正主义”、“唯意志论”等等联系在一起。近年来苏联的领导人又重新提起了赫鲁晓夫的名字，把他尊为苏联改革的先驱，把今天的苏联改革视为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那么，赫鲁晓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当政的10年里究竟做了些什么？

今年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收集了苏联报章杂志近几年来发表的有关这位政治家的大量文章、特写、报道和回忆录，提供了翔实的和饶有趣味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各种人物——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论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对赫鲁晓夫的性格和活动作出的各种评价。在我国，虽然出过不少有关赫鲁晓夫的书，然而，由苏联人谈赫鲁晓夫的书却不多见。本书的出版，为读者研究赫鲁晓夫、研究苏联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本较为丰富的参考资料。

本书翻译时间仓促，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89年8月15日

## 目 录

|            |   |
|------------|---|
| 编者的话 ..... | 1 |
|------------|---|

### 国家渴望变革.....

|                                         |    |
|-----------------------------------------|----|
| Φ.布尔拉茨基：给赫鲁晓夫的政治肖像添加几笔 .....            | 3  |
| A.鲍文：国家渴望变革 .....                       | 18 |
| K.西蒙诺夫：实际上他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讲原则，<br>也更有毅力 ..... | 22 |
| Ю.阿克秀金：赫鲁晓夫：“我们应当讲出<br>个人迷信的真相” .....   | 27 |
| P.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1957年巩固地位 .....            | 38 |
| B.谢米恰斯内：难以忘怀的事情 .....                   | 43 |

### 保卫世界和平

|                                  |    |
|----------------------------------|----|
| C.康德拉绍夫：目的和手段，或多事之秋的历史的题外话 ..... | 53 |
| B.科贝什：加勒比海危机的教训 .....            | 61 |
| A.阿列克谢耶夫：加勒比海危机是怎样发生的 .....      | 64 |
| C.米高扬：战争未打起来 .....               | 77 |
| Г.米尔斯基：赫鲁晓夫与纳赛尔 .....            | 84 |
| Ю.泽尔恰尼诺夫：你真的目睹了“风险”？ .....       | 86 |

### 面 向 经 济

|                          |    |
|--------------------------|----|
| Д.瓦洛沃伊：赫鲁晓夫：“面向经济” ..... | 91 |
| E.诺索夫：科斯特罗马不是衣阿华 .....   | 96 |

|                            |     |
|----------------------------|-----|
| Ю.布尔金：重视人的几个步骤 .....       | 105 |
| И.佩罗夫：致Ю.布尔金的公开信 .....     | 108 |
| В.费奥多罗夫：致Ю.布尔金的论敌 .....    | 110 |
| А.马特林：经济改革与货币 .....        | 111 |
| Л.沃斯克列先斯基：浮夸——危险的长舌妇 ..... | 113 |
| М.彼得罗夫：А.巴拉耶夫的处女地 .....    | 115 |
| А.绝洛京：“驰名世界的人” .....       | 117 |

### **“在艺术问题上我是 个斯大林主义者”**

|                                           |     |
|-------------------------------------------|-----|
| С.米哈尔科夫：水闸或通海阔 .....                      | 123 |
| Т.赫连尼科夫：纠正错误 .....                        | 127 |
| Ю.谢苗诺夫：“这不是虚构，赫鲁晓夫同志……” .....             | 128 |
| В.格罗斯曼：正义的事业必胜 .....                      | 130 |
| Ю.赖兹曼：希望的萌芽 .....                         | 132 |
| А.沃兹涅先斯基：赫鲁晓夫：“在艺术问题上<br>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 | 134 |
| А.科济列夫：请大度点吧！ .....                       | 138 |
| А.沃兹涅先斯基：答读者 .....                        | 140 |
| М.罗姆：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面 .....                     | 144 |
| Ю.纳吉宾：“那儿的人不会理解我们！” .....                 | 164 |
| М.霍多斯：不公开的讨论 .....                        | 165 |
| Л.格拉宁：“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 .....                   | 167 |

### **“他们用简单表决的 方式就把我撤职了”**

|                                        |     |
|----------------------------------------|-----|
| О.沃洛布也夫、С.库列绍夫：终归没能“闯入”<br>人民中间去 ..... | 172 |
| Ю.列瓦达、В.舍尼斯：1953—1964那时为什么             |     |

|                                          |     |
|------------------------------------------|-----|
| 没能成功 .....                               | 182 |
| Г. 费奥多洛夫：我们应当怎样评价赫鲁晓夫？ .....             | 198 |
| A. 斯特列里雅内：尼基塔·赫鲁晓夫之我见 .....              | 201 |
| P. 麦德维杰夫：尼·谢·赫鲁晓夫。1964年——<br>突然被撤职 ..... | 206 |
| C. 巴甫洛夫：“取代我们的人将比我们更勇敢<br>更优秀……” .....   | 215 |
| H. 梅夏采夫：“应当对他进行限制” .....                 | 222 |
| Φ. 布尔拉茨基：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阴谋” .....             | 225 |
| Г. 沃罗诺夫：从“解冻”到停滞 .....                   | 230 |
| C. 赫鲁晓夫：苏联国家级养老金领取者 .....                | 236 |
| A. 阿朱别伊：那十年间 .....                       | 304 |
| P. 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退休后 .....                   | 362 |
| Г. 费奥多罗夫：送葬 .....                        | 372 |
| 作者简介 .....                               | 377 |

国家渴望变革……

党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揭露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克服这种迷信造成的有害后果。中央委员会迈出这一步，表现出了责任感和勇气。记得当我们在二十大期间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领导内部曾发生十分激烈的斗争。我们曾经提出必须向党讲明真象的问题，而有些人因伙同斯大林一起犯罪而感到罪孽深重，因此害怕这个真理，他们害怕自己被揭露。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们终于同意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个重大的、复杂的和具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问题。当然，如果持庸人之见，那又何必提出这个问题？要知道，斯大林已经死了，充当大清洗牺牲品的许多人也不在了。国家在发展，领导已形成，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把一切都翻腾出来，重新摆弄一番？然而，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容忍应付了事的态度。我们之所以必须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并非为了那些死去的人，而是为了现在活着的和将来仍要活着的人。我们在此斗争也并非出于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党，为了列宁的党的纯洁，因为人民把党看得很神圣，党——这是最崇高、最伟大的真理，是人民的头脑和良心，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的组织者！

当时被选入中央主席团的某几个人说：代表大会对此将如何理解，党将如何理解？

我们对他们说：

“不论是代表大会还是全党，对此都将做出正确的理解！我们正应在党的二十大上讲出个人迷信的真象，因为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个代表大会……假如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得到揭露和谴责，那就意味着同意这些东西并使之在将来合法化。”

我们党在二十大上谴责了个人迷信，为我们的政策制定了列宁主义方针，党在恢复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恢复党和国家生活准则方面展开了工作。

尼·谢·赫鲁晓夫

## 给赫鲁晓夫的政治肖像添加几笔

斯大林死后走上国家领导岗位的为什么偏偏是赫鲁晓夫？斯大林为了把他的所有敌人——真的和假的，“右的”和“左的”敌人清除出党，该做的似乎都做了。50年代人们曾交相传说一句似乎是斯大林的警句：“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问题了。”于是活下来的人仿佛全是最忠实，最可靠的人了。何以斯大林没有看出赫鲁晓夫是其偶像的掘墓人？

斯大林晚年，即在他逝世前不久，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已失宠遭贬，斯大林大概也给他俩安排了和在他們帮助支持下被消灭的其他领导人遭遇的同样命运。十九大上成立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取代了人数过少的政治局，这是向下一代久以战友自居的人“开刀”的一个步骤。然而斯大林——奇怪得很！——居然“没有冤枉”赫鲁晓夫。

是斯大林年老昏庸？大概不是。尼科洛·马基雅弗利是暴政的出色揭露者，有一次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布鲁图会装傻，他恐怕也会变成恺撒。”我想，赫鲁晓夫是用什么方式成功地装扮成了一个俯首贴耳毫无野心的人。据说，在近郊的昆采沃别墅（领袖晚年就生活在那里）举行漫长的夜间聚会时，赫鲁晓夫曾大跳其乌克兰民间舞蹈。当时他穿着一件乌克兰偏扣竖领男衬衫，装扮成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对权力没一点覬觐之心，是他人意志的一个可靠执行者。不过，赫鲁晓夫当时显然已深怀贰心。而在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天，这种情绪就发泄出来了。

赫鲁晓夫掌权既不是偶然的，又是偶然的。之所以说并非偶然，是因为他成了党内一种倾向的代言人，这种倾向在另一种条件下大概是以不同的方式由捷尔任斯基、布哈林、李可夫、鲁祖塔克和基洛夫这样一些大不相同的活动家代表的。这是一些拥护发展新经济政策和民主化，反对在工农业特别是在文化上采取强制措施的人。尽管斯大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这一派从未销声匿迹。从这个意义上讲，赫鲁晓夫出来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里当然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达成协议，假如“斯大林的近卫军”在1953年而不是在1957年6月就聚在一起，那么赫鲁晓夫恐怕也就当不成领袖了。我们的历史本身可能会沿着一条多少有些不同的路走下去。我们很难做出这种假设，但事实上，形势确实千钧一发。

但历史毕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是对我国生活的现实问题的回答。农村日益贫困，几近崩溃，工业技术落后，住房极度短缺，居民生活水平过低，监狱和集中营人满为患，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实行新的政策，进行根本的变革。而赫鲁晓夫上台了——正是如此！——他成了人民的希望，新时代的先驱。

当时，与苏共二十大有关的一切都使我们热血沸腾。赫鲁晓夫明知绝大多数代表会反对揭露斯大林，他怎么还能下决心作关于斯大林的报告？他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又怎会对最终胜利如此充满信心？一位政治领导人为了崇高的社会目的而拿自己个人的命运乃至性命孤注一掷，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斯大林死后组成的领导班子里，没有一个人敢作类似的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赫鲁晓夫，我认为只有赫鲁晓夫能作这种报告，而且那样勇敢，那样慷慨激昂，而在许多方面又考虑得很不成熟。必须具备赫鲁晓夫的气质——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必须经历过大大苦大难，担惊受怕，韬光养晦，才会有决心迈出这一步。听一听赫鲁晓夫本人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如何评价这一时刻，无疑是饶有趣味的：

“人们常常问我，我是怎么决定在二十大上作那个报告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相信这个人！我们把他扶上高位，制造了偶像。突然要冒这样的风险……既然把我选为第一书记，我就应该而且必须讲真话。讲清过去的真象，为此我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冒任何风险。列宁早就教导我们，一个不怕讲真话的党是永远不会衰亡的。我们汲取以往的教训，我们也想让他其他兄弟党接受这些教训，那样我们的共同胜利就会得到保障。”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第一书记所说的责任感。我不止一次地聆听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这是长时间的，往往是数小时的思忆和独白，就仿佛是在和自己谈话，和自己的良心谈话。他深受斯大林主义的伤害。谈话时百感交集：这里既有对斯大林的莫名其妙的怕（因为斯大林能因一个不准确的步子、手势和眼光而除掉任何人），又有无辜流淌的鲜血所引起的恐惧；这里还有个人的负罪感和几十年积聚起来像火山爆发一样涌出的抗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克里姆林宫为出席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所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老一代人当然还记得这位性格独特的人物，而年轻的一代大概连他的肖像都从未见过。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但看上去身体强健，活泼好动，神情愉快，喜欢嘻闹。他有一张长着两个肉瘤的宽脸，光秃的大脑袋，翘起的大鼻子，两个十分凸出的耳朵，很像俄罗斯中部农村的农夫。敦实发胖的身体和几乎不停地挥舞的长臂，可以说更加强了他像个平民百姓这种印象。他那双蓝灰色的、虽然小些但却目光犀利的眼睛，不时放出或慈爱、或威严、或愤怒的光芒，我再说一遍，只有这双眼睛能表明他是一位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能应付巨变的大政治家。

当时我所见到的赫鲁晓夫正是这个样子并使我永记不忘，尽管他的演说本身更使我迷醉。我所听到的东西，后来在另一种场合，即在只有几个人参加的更小范围内，他至少在我面前重复过两次。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几乎是在一字不差地重述这段故事：

——斯大林逝世时，我们中央领导成员都到了近郊的昆采沃别墅。他躺在沙发上，身边没有医生。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很少请医生看病，他怕他们。也许是贝利亚吓唬他，要么就是他自己深信，医生们在搞什么反对他和其他领导人的阴谋。当时给他看病的是卫队的一位少校，此人曾经是个兽医。是他打电话报告了斯大林的死讯……

我们站在死者的四周，一言不发，每个人都在想心事。然后各自走散，每辆车里分坐两人。第一辆车坐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紧跟着是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米高扬当时对我说：“贝利亚是到莫斯科来夺权的。”我对他说：“只要这个坏蛋还在，我们谁也不会有安全感。”我当时产生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想法：首要的事情是除掉贝利亚。可是如何和其他领导人谈起呢？

时候到了，我开始一个个遍访主席团成员。最危险的是同马林科夫谈话，因为他是贝利亚的朋友。于是我去了他那里，如此这般地说，只要贝利亚自由自在，掌握安全机构，我们的手就被捆住了。而且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下手，搞出什么鬼名堂。我说，不知为什么，有几个特别师正在向莫斯科集结。

应当对格奥尔基作出应有的评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能抛开个人关系而给我以支持。看来，他自己也怕自己的好友。当时马林科夫是部长会议主席，主持中央主席团会议。总之，他有些不安，但在谈话结束时却说：“是的，不错，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千万不要弄巧成拙。”

然后我又去找伏罗希洛夫。克里木·叶甫列莫维奇就坐在这里，他还记得。不得不和他长谈。他十分担心，怕一败涂地。我说得对吗，克里木？

、“对，对，”——克里缅特·叶甫列莫维奇大声确认——“最好别干起仗来。”——他有点文不对题地补充一句。

“哟，关于打仗的事，那是另一次谈到的，”——赫鲁晓夫指出——“就是说，当时我又去找卡冈诺维奇，把一切都向他和盘

托出，可他却对我说：‘多数人会站在谁的一边？谁拥护谁？会不会有谁支持他？’但当我向他讲了其余几个人的情况后，他也同意了。”

于是我就去参加会议。全体就坐，唯独贝利亚不在。我在想，该不会是他听到风声了吧？这样我们都不会幸免于难。谁也不会知道明天我们哪去了。但这时他来了，手里拿着公文包。我立刻猜到他那里有什么！在这种场合我也要有所准备……

这时讲故事的人拍了拍自己宽松上衣的右口袋，继续道：

——贝利亚坐下，手脚伸开懒洋洋地问：“喂，今天的议事日程上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突然开会？”我用脚碰了一下马林科夫小声说：“宣布开会，让我发言。”马林科夫面色苍白，我一看，他连嘴都张不开了。于是我一跃而起，说道：“日程上只有一个问题。即关于帝国主义走狗贝利亚的反党分裂活动问题。建议将他赶出主席团，清除出中央，开除出党，交军事法庭审判。谁赞成？”我第一个举起手。其他人也随我举起手来。贝利亚脸色铁青，一下子冲向公文包。我一把抓过公文包！把它拿到自己面前！别胡闹！我说！你办不到！我按了按钮。立刻冲进两名莫斯卡连科军事警备队的军官（我早已和他们谈妥了）。我命令他俩：“把这个坏蛋、祖国的叛徒抓起来，带走。”这时贝利亚嘟嘟囔囔不知说什么……这就是那位把人抓去枪毙的英雄。好啦，其余的你们都知道……

“那末，我想喝一杯，”——他立刻拿起酒杯——“为了使这种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不再出现。我们自己洗掉了这个污点，我们为确保将来不发生类似现象正在尽力而为。我想让你们相信，同志们，我们正在创造这样一些保证条件，我们大家将一起迈向共产主义顶峰！”

后来赫鲁晓夫又一再重谈逮捕贝利亚的故事并增加一些新的细节。其中最主要的是各位领导人对铲除这个刽子手的建议作出的反应。不仅仅伏罗希洛夫动摇不定，卡冈诺维奇也曾长时间地

权衡利弊，固执的询问，究竟有谁赞成，有谁反对。甚至米高扬（其实赫鲁晓夫开始谈话时，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一开始也认为，可能贝利亚也并非不可救药，他还可以留在集体里工作。看来逮捕贝利亚这件事本身多少有些出入。1960年赫鲁晓夫只字未谈格·康·朱可夫所起的作用，因为赫鲁晓夫在此之前不久，已经解除了朱可夫的领导职务。稍后，诚实的态度战胜了得失上的考虑，赫鲁晓夫终于承认，在逮捕行动中朱可夫、莫斯卡连科和其他几位军人起了主要作用。顺便说说，有一位很风趣的人，叫B.E.列斯尼奇，他是莫斯科附近一所科研中心的党政干部，他向我讲述了朱可夫在他们单位的一次讲话。朱可夫回忆道：他因桀骜不驯，所以十分憎恨贝利亚。

据朱可夫讲，就是在抓贝利亚的那一天的11点钟，电话铃响了。“赫鲁晓夫说：‘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请到我这儿来一下，有要事相商。’我坐上汽车就来了，当我打开房门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迎向我，抓住我的手说：‘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今天必须逮捕贝利亚这个卑鄙的家伙。您什么也不必细问，事后我再告诉您。’我长吁一口气，闭上眼睛，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从未当过宪兵，但这次履行宪兵的职责，我深感满意。怎么干？’赫鲁晓夫说：‘您带几位将官，通过鲍罗文茨基大门把他们带进会客室，那里将举行主席团会议，等铃一响就冲进去，抓住他并坐到早晨三点钟，直到全部撤岗，然后会有一位少校到来，对过口令，你们就把贝利亚交给他。就这些。’”

正是赫鲁晓夫主动提出为避免个人迷信重演而创造可靠保证的任务。他为此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而不考虑这场斗争可能在某些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中造成的损失。

赫鲁晓夫认为，这次事件和必须彻底揭露个人迷信，必须讲明其在30年代以及其他时期所犯罪行的真相，这些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可惜，这个真相的揭露是不彻底的和不充分

的。赫鲁晓夫从一开始就在个人责任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党内许多人都晓得他本人在迫害乌克兰和莫斯科党组织的干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讲明有关自己的真相，他也就无法讲清关于别人的全部真相。因此，关于不同的人（更不要说斯大林本人了）对所犯罪行应负什么责任的消息是片面的，往往具有模棱两可的性质。如何报道，往往取决于政治行情。例如，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揭露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30年代屠杀干部的罪行时，赫鲁晓夫只字不提米高扬参与此事的情况，因为后来米高扬成了他的可靠盟友。在谈到30年代时，赫鲁晓夫用心良苦地回避了集体化时期，因为他本人和这一时期的过火行动纠缠不清。

赫鲁晓夫极力使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对斯大林迷信形成一致意见。根据他的指示，每一个在二十二大上发言的领导人，都必须明确自己对这个原则问题的态度。然而，会后的情况表明，在那些张牙舞爪反对个人迷信的人中，有许多人轻易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实质上是依然故我。

反对个人专权制度的保障问题，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是赫鲁晓夫本人和当时的一辈领导人在政治素养上的局限。这主要是指宗法制的文化，其来源是关于农民家庭领导形式的传统观念。家长作风，事无巨细无不插手，族长一贯正确，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这些就是俄国若干世纪以来典型的权势观之集大成。

在这方面，1957年6月全会以后发生的事件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众所周知，在这次会议上，老的“斯大林近卫军”的代表人物通过所谓“数量上的多数”，成功的废黜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表决结果，通过了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但是，这项决定因赫鲁晓夫的热烈拥护者的努力而被撕毁了。在粉碎斯大林分子的过程中，朱可夫元帅起了杰出的作用。正如当时人们所讲，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朱可夫直截了当地对这些人说了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话：“军队反对这个决定，没有我的命令，一辆坦克也不会动。”这句话最终还是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

6月全会后不久，赫鲁晓夫即解除了朱可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此举也是根据当时的传统精神，即在这位元帅到国外公出的时刻采取的。使他没有一点解释的余地，正如没有就把这位国内战争的杰出统帅撵出政治舞台的原因，而向党和人民作出必要的解释一样。赶走他的原因也是传统的原因——对强有力的人物的恐惧。

今天，在几乎1/4世纪过去以后，再和1964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相比，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力量和弱点。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破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实际上是不可逆转的，尽管有人一次次畏畏缩缩地想在老地方重登高位，但都未能得逞。这就是说，地是被翻耕得相当深的。这表明耕耘者并没白费力气。为在个人迷信时期遭受清洗和杀戮的许多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平反的大胆决定，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恢复了正义、真理和荣誉。使超中央集权制、官僚主义和妄自尊大的官吏，遭到强有力的打击（尽管这种打击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很有效、很巧妙）。

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经过加勒比海危机时期的动荡之后，已经变成了和西方和解和认真协商的日益坚定的立场。赫尔辛基的最后决议，其开端出自“解冻”时代，该决议巩固了二次大战的结果，宣布实行新的国际关系、进行经济合作、进行信息、思想和人员的交换。

我有幸听到了赫鲁晓夫谈他自己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他说，列宁是作为一位革命组织家，党和国家的奠基人而载入史册的；而斯大林虽然犯了错误，但他却保证了我们在与法西斯浴血奋战中的胜利。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的使命在于，给苏联人民以和平和幸福。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并将之视为自己活动的主要目的。

但是，问题在于他弄不清实现上述目的应采取什么手段。尽管他犯了激进主义错误，但他却批判陶里亚蒂，因为后者曾建议在业已形成的体制中寻找产生个人迷信的根源。当然，陶里亚